

六枝方言的“到”和“起”

左 创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7日

摘 要

六枝方言属西南官话，“到[tau43]”（上声）和“起”在六枝方言中均可作持续体标记，且常可互换。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二者在六枝方言中的语法功能及分布差异。发现：“到”“起”作谓语、补语时分工明确，并不混用；作持续体标记时虽多可互换，但在祈使句、连谓结构及特定句式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与二者的词汇来源、动相意义类型及后续语法化路径有关。此外，“到”的功能扩展范围相对更广，进一步发展出句末语气功能，某些结构中的“到”还表现出独立语义进一步弱化，趋于成为无实义结构成分的现象。

关键词

六枝方言，“到”，“起”，西南官话，体标记，语法化

“Dao” and “Qi” in the Liuzhi Dialect

Chuang Z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July 2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Abstract

The Liuzhi dialect is a variety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In Liuzhi, both “dao” [tau43] (Shang tone) and “qi” can function as durative aspect markers and are often interchangeable. Building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ir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ialec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ao” and “qi” hav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unctions and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when used as predicates or complements. Although they are interchangeable in many contexts when used as durative aspect markers, they still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mperative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nd certain specific constructions. Thes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ir lexical sources, the types of phasal meanings they express, and their subsequent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In addition, “dao” has undergone broader functional extension and has further developed a sentence-final modal function. In some constructions, its independent

文章引用：左创. 六枝方言的“到”和“起” [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494-502.

DOI: 10.12677/ml.2026.149948

meaning has become further weakened, and it tends to function as a structural element with little independent meaning.

Keywords

Liuzhi Dialect, “Dao”, “Qi”, Southwestern Mandarin, Aspect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六枝特区位于贵州西部，隶属六盘水市，六枝汉语方言属西南官话。《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1]将六枝方言划入川黔方言区黔中片，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2]将其划入川黔片黔中小片。

六枝方言中，“到[tau43]”（上声）和“起”都可作持续体标记，且在不少语境中二者可以互换。类似现象在西南官话中分布较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相关研究均有记载（田懋勤，1983 [3]；汪平，1983 [4]；喻遂生，1990 [5]；李蓝，1998 [6]；李苑，2008 [7]）。

除西南官话外，表持续的“到/倒”和“起”也存在于其他汉语方言中，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到/倒”的来源及本字。汪平(1983) [4]认为，如果单看贵阳话和其他没有入声的方言，这个字可能源于“着”；李蓝(1998) [6]则认为西南官话中表持续的“到”本字就是“到”；吴福祥(2002) [8]对众多南方方言中虚词“到/倒”的用法及语法化进行了讨论，认为其本字即“到”，其上声或轻声形式反映了不同的语法功能及语法化程度；罗自群(2006) [9]从读上声的持续标记“倒”入手，比较“倒”和北京话“着”在语法功能、句法位置和语音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并据语音与历史文献材料，认为“倒”和“着”与中古附着义“著”存在同源关系。

第二，关于语法化路径。吴福祥(2001, 2002) [8] [10]指出，南方方言中“到”和“起”表持续的用法是由动相补语进一步虚化而来。近年来对“起”的研究又进一步细化了这一问题。蔡瑱(2014) [11]把方言中“起”的主要功能系统分为表持续态、作动相补语或完成体标记、状态补语标记、趋向补语标记、比较标记、终点介词和先行体标记等；夏俐萍(2022) [12]进一步指出，“X起”中“起”的演变不是一条单线，而是存在两条链：一条由向上义引出起始义、进行持续和动态状态，另一条由聚拢义引出完结义、完成持续和静态状态；她还指出，“起”的扩展受原型意义、动词搭配和句式演变限制。沈敏、唐贤清(2023) [13]又从湘桂边苗族汉语出发说明，“起”在共时层面可同时保留完结体、结果体、完成体和持续体用法，显示出完结体向持续体发展的可能路径。

综上，关于表持续的“到/倒”和“起”，前人已经有较多讨论。但对于同一方言中，同时作为持续体标记的“到/倒”和“起”的横向对比仍显不足。以西南官话为例，汪平(1983) [4]在贵阳话动词后缀系统中分别讨论“倒”和“起”，指出二者意义接近但有差别，如“坐倒吃”和“坐起吃”意义相近，而“倒”更常用于命令式或表示由动到静的过程，“起”则偏向持续状态；喻遂生(1990) [5]对重庆话“倒”“起”的持续、结果、趋向等用法作了较细分类，认为二者都可表动作延续或状态持续，但“倒”可接单双音节动词，且更偏动作正在进行；“起”一般接单音节动词，更多表示动作形成后的状态；李蓝(1998) [6]专门比较了大方话“到”和“起”的异同，指出二者表持续时既有可互换的情况，也有不能互换或意

义不同的情况,例如“到”较易表示短暂持续或句末处置,“起”较易表示已经形成并持续到现在状态;李苑(2008) [7]也指出,成都话“倒”和“起”既可作趋向补语、结果补语,也可作持续标记,二者连用为“倒起”时与单用“倒”或“起”差别不大。可见,前人已经注意到“到/倒”和“起”的相通与分工,然而,一些所谓差异,可能来自二者在相同句法位置上承担了不同功能,而未必是二者在同一语法功能下的真正不对称,二者在承担同一语法功能时究竟哪些环境可以替换、哪些环境不能替换,以及这种不对称如何形成,仍有进一步分辨的空间。

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就六枝方言中二者的共性与差异作进一步观察。本文依李蓝(1998) [6]和吴福祥(2002) [8]的分析,将表持续的“到”记作“到”,关于二者持续用法的来源,暂按其与动相补语阶段密切相关处理,但二者的具体演变路径未必完全一致。下文所用语料主要来自作者于2025年1月开展的六枝方言调查。

2. “到”和“起”基本语法功能及意义的异同

六枝方言中,“到”可作动词和介词,读作“到[tau213]”(去声),主要表示“到达、抵达”及“到……去”;“起”可作动词、介词和量词,如“起床”“从……起”“一起事故”。这些用法与普通话大体一致。下文重点讨论二者作动相补语、进入可能补语格式以及充当持续体标记时的表现。本文区分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可能补语格式和体标记。结果补语主要表示由前项动作所引起的具体结果或状态变化,其语义可以相对独立地指向施事或受事,如普通话“打破”“洗净”中的“破”“净”;动相补语则主要表示事件的起始、实现或完结,其语义指向前项动词所表达的事件,而不另行提供一个可以独立断言的具体结果性状。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部分结果性成分在虚化过程中可以逐渐转为主要表示事件阶段的动相补语。可能补语指“V得/不C”格式整体,表示相关动作或结果能否实现;体标记则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完成等体意义。本文沿用吴福祥(1998) [14]和夏俐萍(2022) [12]的术语,将“到”“起”中不再主要表示空间趋向、而表示事件起始、实现或完结的补语性用法称为动相补语。

2.1. 动相补语及相关补语性用法

六枝方言中,“到”位于动词后时,可以表示动作或事件的实现、达成,如“逮到”“遇到”“看到”。这些用法中的“到”不再表示实际的空间到达,也不另行提供一个具体的结果状态,而主要表示前项动作得以实现,因而本文将其分析为实现义动相补语。

“起”的补语性用法则较为复杂。夏俐萍(2022) [12]指出,趋向动词“起”在趋向补语阶段即由向上义和聚拢义发生分化:向上义可进一步引出起始义动相补语,聚拢义则可进一步引出完结义动相补语。六枝方言中,“把饭抬蒸起”意为“把饭蒸上,使蒸饭过程启动并继续进行”,其中的“起”不表示向上位移,也不表示饭已经蒸熟,而是表示蒸饭事态的启动和建立,可以分析为起始义动相补语。“收起”“穿起”等形式则具有更强的多义性:当“收起”仍突出收拢或空间聚合时,其中的“起”更接近趋向补语;当“穿起”表示“穿上、穿妥当”时,其中的“起”可以分析为完结义动相补语;当句子重点在于动作完成后状态的延续时,“起”则进一步接近完成持续体标记。因此,六枝方言中“V起”形式的具体功能需要根据动词类型、事件结构和上下文确定。

总体而言,“到”的动相补语用法主要表示动作的实现或达成,“起”的相关用法则可分别表示趋向、起始和完结。二者的补语性用法在语义来源和搭配对象上存在明显分工,通常不能自由替换。

2.2. 可能补语格式

六枝方言中,“到”和“起”均可见于带“得/不”的可能表达,但两组形式的语义对应关系并不相

同。如“买到-买得到/买不到”“劝到-劝得到/劝不到”之间具有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其中的“到”均表示相关动作或结果的实现，加入“得/不”以后则表示这种实现是否可能。

相比之下，“买得起/买不起”“穿得起/穿不起”中的“起”主要表示主体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条件或经济承受力，与“买起”“穿起”不构成稳定的同义对应。例如，“穿起”可以表示“穿上、穿妥当”或“穿着”，而“穿得起”通常表示有能力或有经济条件穿。因此，后者更适合视为意义和用法已经较为固定的“V得起/V不起”能力格式，不宜直接分析为“V起”进入一般的“V得/不C”可能式。

2.3. 持续体标记

“到”“起”均可作持续体标记，且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但并非完全自由替换。首先，在祈使句中，二者有一定分化。“站到！”“等到！”成立，“站起！”“等起！”则不成立。其次，在“V+到/起+(O)”结构中，二者多可互换，如“坐到/起”“放到/起”，但有些形式还可能产生动相补语义与持续义的竞争，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V起”结构中。例如，“帮我看起铺子”不能表达“看着/照看铺子”这一持续义，“帮我看到铺子”则可以；“穿起棉毛裤”可以产生两个相互关联的解读：一是“穿上、穿妥当”，其中的“起”表示穿衣动作的完结，可分析为完结义动相补语；二是“穿着棉毛裤”，其中的“起”表示穿衣动作完成后所形成状态的持续，已经接近完成持续标记。二者之间的联系体现了“完结义动相补语-完成持续标记”的语义延伸。相比之下，“穿到棉毛裤”在本文所设定的目标语境中更接近单纯的持续义。

在“V1+到/起+(O)+V2+(O)”结构中，二者一般也可互换，如“蹲到/起吃面”“听到/起歌洗澡”。但部分搭配会受到V1词汇语义和结构功能的影响。例如，“顺到大路走”中的“到”是否仍为持续体标记，需要结合句法和语义另作分析；在“睁起眼睛说瞎话”中，“睁起眼睛”首先表示睁眼动作的实现，同时又为“说瞎话”提供持续的状态背景；其中的“起”既保留完结义，又表现出向状态持续用法扩展的特点。“开起车游街”则可根据语境理解为开车事态的启动，或理解为以开车状态作为“游街”的背景。由此可见，连谓结构中的“起”可能同时涉及起始、完结和状态持续等意义，不能仅凭形式将其一律归入动相补语或持续体标记。

3. “到”和“起”的特殊用法

前文主要讨论了六枝方言中“到”和“起”充当补语和体标记时的基本情况。本节进一步考察二者在一些特殊句法格式中的表现，重点包括“V+到起”“V起/到+到”以及“S/话题+O+V+起”。

3.1. “V+到起”“V起/到+到”

六枝方言中，“到”和“起”除可单独置于动词后表持续外，还可连用为“V+到起”，其意义与表持续的“V+到”或“V+起”基本相同，例如：

- (1) 坐到/起吃饭。(坐着吃饭。)
坐到起吃饭。(坐着吃饭。)
- (2) 在家头躺到/起就是舒服。(在家里躺着就是舒服。)
在家头躺到起就是舒服。(在家里躺着就是舒服。)

这里的“到起”整体上仍表示持续，其功能与单用“到”或“起”相近。

除“V+到起”外，六枝方言也常见“V1+到/起+(O)+V2+到”一类结构，其中“V1+到/起”多表示V2发生时伴随的动作或状态。例如：

- (3) 他还没来，先坐到等到。(他还没来，先坐下/坐着等着。)

在“坐到等到”中，前一个“到”可以表示“坐下”这一动作的实现，也可以表示坐姿状态的持续；后一个“到”则直接附着于 V2 “等”，表示等待动作的持续。因此，整句既可理解为“先坐下等着”，也可理解为“先坐着等着”。除此之外，六枝方言中还存在例(4)(5)这样的表达，例(4)中的句末“到”仍有明确的动词依附对象，可以分析为“等”或“坐等”的持续标记，而例(5)中的两个“到”已经出现功能分化：前一个“到”仍与“坐”保持补语或持续标记关系，后一个“到”则处于小句最右端，前面没有直接出现 V2 “等”。在这一位置上，句末“到”可以把作用范围扩大到整个“先坐着”事件，并获得“先坐着吧”“暂且坐着”等商量、缓和意义。

(4) 他还没来，先坐等到。(他还没来，先坐等着/先坐着等着。)

(5) 他还没来，先坐到到。(他还没来，先坐着吧/先坐着等着。)

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能断言“V 起到”“V 到到”是“V1 + 到/起 + (O) + V2 + 到”经 V2 省略直接形成的历时结果。不过，这几种格式在共时层面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功能关系：V2 的省略和结构凝固使最后一个“到”失去明确的动词依附对象，句末位置又为其作用扩大和语气功能的产生提供了句法条件。因而，V2 省略可以视为句末“到”重新分析的可能条件之一。

句末“到”的语气化还可能受到特定商请语境的推动。这类句子虽然并非必须带“先”，但“先坐到等到”“先坐到到”等用例均出现在“某一预期事件尚未发生，暂时采取另一行动作为应对”的语境中。

“先”在表示时间先后的同时，凸显了“暂且这样安排”的商请意义，使整句话的重心由描述动作持续转向提出一种临时安排或应对方案。

随着这一句末“到”的进一步虚化，它前面的成分也不再一定要求是“V + 到/起”，例如：

(6) 不要慌，等我抽杆烟到。(不要慌，等我抽杆烟再说。)

(7) 我这点还有事情没做完，你回家去到。(我这儿还有事情没做完，你先回家去吧。)

这里的句末“到”已不再表示动作持续，而更接近表商量、缓和的语气成分。

此外，在“V1 + 到 + V2 + 到”格式中，如果 V1 是及物动词，则“V1 + 到”后还可带宾语，例如：

(8) 他还没来，先吃饭等到。(他还没来，先吃着饭等着。)

这一结构与“坐等到”“坐到到”相比又更进一步：它不仅可省去 V2 “等”，还常可省去前一个“到”，即“先吃饭到”和“先吃饭到”意义基本相同，表明句末“到”获得语气功能以后，前一个持续标记“到”变得可以省略。此时，整句的交际重心不再是“持续地吃着饭等他”，而是“面对他尚未到来这一情况，先吃饭作为暂时安排”。前一个“到”的持续意义因而不是理解整句所必需的，并可能在格式固化过程中逐渐弱化为可选的结构成分。该现象不是单纯由某一个成分的省略造成，而可以看作是句法省略、句末位置、语境吸收和重新分析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的来看，这一组格式体现出“到”在六枝方言中较强的语法化能力：它不仅可单独作持续体标记，还能与“起”组合使用，并进一步虚化为句末语气成分。

3.2. S/话题 + O + V + 起

六枝方言中还存在一类较有特点的“S/话题 + O + V + 起”结构。这里的 O 是广义的宾语性成分，即通常可以出现在动词后、与动词构成“V + O”关系的名词性成分，例如：

(9) 你看他，小轿车些开起。(你看他，开着小轿车呢。)

*你看他，小轿车些开到。

(10) 你这两年混得还是好，大领导当起。(你这两年混得真好，当着大领导呢。)

*你这两年混得还是好，大领导当到。

(11) 张老三还是有钱，新手机拿起。(张老三真有钱，拿着新手机呢。)

*张老三还是有钱，新手机拿到。

这类句子不只是叙述动作或状态的持续，往往还突出说话人对主语身份、条件或生活状态的推论和评价。例如，“小轿车些开起”不仅表示主语开着小轿车，还容易使人联想到其具备使用小轿车的相应条件；“大领导当起”不仅说明主语当前担任领导职务，还突出了其身份和地位；“新手机拿起”不仅描写主语拿着或使用新手机的状态，还容易使人联想到其拥有该手机及相应的经济条件。

不过，这类推论不宜直接解释为“起”延续了“V得起/V不起”中的能性意义。前文已经指出，“V得起/V不起”是意义和用法已经较为固定的能力格式，与“V起”不构成稳定的语义对应。从共时功能看，这里的“起”仍以状态持续义为基础，在“S/话题 + O + V + 起”格式中，这种持续义与宾语前置和具体语境相结合，使句子进一步产生状态凸显和主观评价效果。能力、资格和占有条件等意义，则可能是该句式与具体语境共同产生的语用推断。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一结构逐渐固化以后，部分原本并不明显涉及“能力/资格肯定”的句子，也倾向使用“起”而排斥“到”，如在主语为无生命事物时：

(12) 这衣服毛毛些粘起。(这衣服粘着很多毛毛。)

*这衣服毛毛些粘到。

(13) 这衣服粘到/起好些毛毛。(这衣服上粘着很多毛毛。)

例(12)和例(13)表达的事实内容相近，但由于例(12)采用了“S+O+V+起”这一格式，因此只能用“起”，不能换成“到”；而在常规的“S+V+持续体标记+O”格式中，“到”“起”则都可以使用。这说明此处的制约已不完全来自词汇语义，而更可能来自句式本身的类推和固定化。

此外，在“S+O+V+起”结构中，宾语和动词之间还可以插入“是”，以进一步强化肯定语气，这时句末往往还需要加“的[le55]”。例如：

(14) 他家头随便几十万是有起的。(他家里随便有着几十万的。)

(15) 不管哪样场合，他领带从来都是打起的。(不管什么场合，他从来都是打着领带的。)

这一格式进一步说明，“S/话题 + O + V + 起”并不是普通持续句的简单变体，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评价色彩的句式。说话人通过将宾语前置，再加“起”字收束，不仅陈述某种持续状态，而且带有对主语所具条件、身份或占有状况的强调意味。

例如，“他领带从来都是打起的”可以改说为“他从来都是打起领带的”，但前者更突出“领带”这一对象及其所体现的身份、讲究或习惯。

总之，“S/话题 + O + V + 起”是六枝方言中“起”用法较有特点的结构之一。该格式以状态描写为基础，并带有明显的主观评价色彩；部分用例可以产生能力、资格或占有条件方面的推论，但现有材料尚不足以证明这些推论直接来源于“V得起/V不起”能力格式。该格式排斥“到”的现象，可能与句式本身的类推、固定化有关。

4. “到”和“起”的语法化路径及使用差异的成因

前两节已比较了六枝方言中“到”和“起”在多种语法功能中的共性与差异。总体来看，二者的差异首先与其不同的词汇来源有关，同时也受到后续功能扩展程度不平衡的影响。

“到”本义为“到达、抵达”以及“往、去”，而“起”本义为“由卧而坐、由坐而立”“离开原位”，并可引申出“发生、兴起”等意义。正因为词汇本义不同，二者在作动词、介词以及动相补语时，语义分工始终较为清楚。因此，在这些阶段，“到”和“起”通常不能互换，其使用差异主要由各自的词汇意义决定。

从共时功能联系看，二者均呈现出“动词/介词-动相补语-持续体标记”的连续关系。在此基础上，“到”还出现了“起”目前未见的进一步功能扩展。

一部分“到”继续虚化为句末语气成分，并在特定结构中进一步弱化为无实义的结构成分。因此，二者虽然都能进入体标记系统，但其后续发展并不对称，在本文考察的语义虚化和分布扩展范围内，“到”的扩展程度高于“起”。

4.1. 从动相补语到体标记：共同路径中的差异

“到”和“起”的持续用法都与早期补语性用法有关，但二者并非沿完全相同的路径发展。“到”由表示到达、接触的词汇义进一步发展出表示动作实现或达成的动相补语用法，并在特定延续性语境中获得持续意义。据夏俐萍(2022)[12]，“起”的发展一条路径是由向上义引出起始义动相补语，并进一步发展出进行持续和动态状态用法；另一条路径由聚拢义引出完结义动相补语，并进一步发展出动作完成后状态持续和静态状态用法。

杨永龙(2005)[15]指出，动相补语处在延续性语境中时，原有的起始、实现或完结意义可以退居背景，而由上下文推导出的持续意义则逐渐得到强化，最终促成体标记的重新分析。六枝方言“把饭抬蒸起”中的“起”表示蒸饭事态的启动和建立，接近“向上义-起始义”路径；“穿起棉毛裤”在“穿上、穿妥当”解读下表示动作完结，在“穿着”解读下则表示结果状态持续，体现了“聚拢义-完结义-完成持续”路径。二者说明动相补语义与持续体意义在共时层面可以并存，并可能通过具体语境发生重新分析。

正因为“起”同时保留向上、聚拢、起始和完结等多种源义，它与不同动词搭配时更容易激活相应的补语性解释，其持续体功能也受到动词类型和事件结构的限制。“到”的源义主要围绕到达、接触和实现展开，进入持续体系统以后，其搭配范围相对更广。因此，二者在持续体系统中的差异不仅涉及虚化程度，也与其动相意义的类型及后续扩展路径有关。

对于“S/话题+O+V+起”格式，本文暂不将其特殊分布直接归因于“V得起/V不起”的能性残留，而将其理解为“起”的状态持续意义与特定句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格式中的能力、资格或占有条件意义主要表现为语用推论，其具体来源仍有待更多材料验证。

4.2. 语音分化对语法分工的影响

除语义来源外，语音形式上的分化也可能是造成二者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西南官话中，“到”在不同语法功能下常有不同读法：作动词、介词时读去声，而作补语、体标记等多读上声。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在记录方言材料时会将后者写作“倒”。吴福祥(2002)[8]认为，南方方言中“到”的多种虚词用法都可追溯到“到”这一动词，而声调变化反映的正是其语法功能和语法化程度的不同。

这种语音分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到”与原有词汇义的分离，并有利于其语法功能被重新分析。相比之下，“起”的语音形式较为稳定，其虚词用法仍较容易与词汇义发生联想。上述联系属于基于共时材料提出的解释，尚不能视为已经得到历时证明的因果关系。

同时，读上声的“到”在实际使用中还可能吸纳了与“倒”相关的某些意义倾向。例如“放到”“坐

“到”在特定语境中既可表示持续,也可理解为“放下”“坐下”。其中的向下义难以直接由“到达”义解释,可能受到“倒下”义“倒”的同音联想影响,这种联系目前主要依据共时语义关系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的虚化并不是单线发展的,它可能还受到了语音近似和同音联想的影响,这也进一步促成了“到”与“起”之间的功能分工。

4.3. “到”的进一步虚化及其限度

与“起”相比,“到”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句末语气功能。在“你回家去到”“等我抽杆烟到”等例中,句末“到”已经不再表示动作持续,而主要表示商量、缓和或暂行安排。其形成可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句法位置、特定语境和结构重新分析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句末“到”的语气化还会反过来改变整个格式内部的功能分配。在“先吃到饭到/先吃饭到”等结构中,句末“到”已经承担整句的商请和安排功能,前一个“到”的持续意义因而变得不再必要,并进一步弱化为可选的无实义结构成分。

“起”尚未表现出类似的进一步发展路径。虽然“V 到起”中的“起”可以与“到”共同表示持续,但“起”不能像句末“到”那样独立承担商请或缓和功能,如“我抽杆烟到”成立,而“我抽杆烟起”不能表达相同意义。因此,据现有材料可以认为,“到”已经出现体标记之外的句末语气用法,而“起”尚未达到相同的功能扩展阶段。至于为什么只有“到”能够走到这一步,而“起”不能,目前还难以从现有方言材料中作出充分解释,这也可作为后续研究继续追问的问题。

5. 结论

本文结合六枝方言材料,考察“到”和“起”在不同语法功能中的表现,并比较二者作持续体标记时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二者的使用不平衡与其词汇来源、动相意义类型和后续扩展路径有关;句末“到”的语气化可能受到句法省略、句末位置、商请语境和结构凝固的共同推动,“S/话题 + O + V + 起”格式中的能力、资格或占有条件意义尚不能证明其直接来源于“V 得起/V 不起”能力格式,本文暂将其视为状态描写和特定句式所产生的语用推断。上述分析主要依据共时材料提出,其具体历时过程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 [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 汉语方言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 [2]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 [J]. 方言, 2009, 31(1): 72-87.
- [3] 田懋勤. 四川话的“倒”和“起”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4): 37-40.
- [4] 汪平. 贵阳方言的语法特点[J]. 语言研究, 1983(1): 109-124.
- [5] 喻遂生. 重庆方言的“倒”和“起” [J]. 方言, 1990(3): 57-64.
- [6] 李蓝. 贵州大方话中的“c 到”和“起” [J]. 中国语文, 1998(2): 113-122.
- [7] 李苑. 成都话的“倒”和“起” [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08(2): 81-82.
- [8] 吴福祥. 南方方言虚词“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J]. 中国语文研究, 2002(2): 28-46.
- [9] 罗自群. 汉语方言读上声的持续标记“倒” [J]. 语言研究, 2006, 26(1): 30-36.
- [10] 吴福祥.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一) [J]. 方言, 2001(4): 344-354.
- [11] 蔡瑛. 类型学视野下汉语趋向范畴的跨方言比较——基于“起”组趋向词的专题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4.
- [12] 夏俐萍. 跨方言视角下“X 起”中“起”的语义扩展与扩展限制[J]. 语言学论丛, 2022(1): 243-265.
- [13] 沈敏, 唐贤清. 湘桂边苗族汉语持续标记的来源及其类型学价值——兼论结果体、完结体的语法化双路径[J]. 语

言科学, 2023, 22(6): 640-651.

[14] 吴福祥. 重谈“动 + 了 + 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J]. 中国语文, 1998(6): 452-462.

[15] 杨永龙. 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试说“定”“稳定”“实”“牢”“稳”“紧”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05(5): 408-417+479.